

《遁窟讒言》成書背景及其特徵*

王晉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緒言

王韜生平

王韜(1828–1897)，字紫詮，號仲弢，別號弢園老人、天南遁叟，清道光八年生於蘇州甫里(今甬直鎮)。「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群經，旁涉諸史，維說無不該貫」，¹因此博通古今，文思敏捷。王韜涉嫌上書太平天國蘇福省長官劉肇鈞，遭清廷通緝，不得不南逃，於1862年10月11日抵達香港，滯留二十餘年。其間曾應譯經伙伴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之邀，於1868年12月前往歐洲遊歷兩年零四個月。²光緒五年(1879)，又應日本友人之邀，遊覽日本一百二十五天。光緒十年(1884)三月，獲得清廷當權者默許，王韜乃返回上海定居。

《遁窟讒言》之書名

林昌彝(1803–1876)遊廣州時認識王韜，為《瓮牖餘談》作序云：

夙遊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嗣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王紫詮。二君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為聞所未聞。紫詮向以

* 本文原稿〈論王韜《遁窟讒言》〉曾提交「第三屆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哈爾濱師範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聯合舉辦，2006年8月13日至18日)。本文根據專家評審意見修訂期間，得閱党月異、王馨雲及游秀雲三位學者的著作，因論述重點各人有所不同，本文仍有闡述空間，是以謹據評審意見，集中討論《遁窟讒言》的成書背景與形成該書的三個特徵。

¹ 王韜(著)、孫邦華(編選)：《弢園老民自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

²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四章，頁105–20。

《叢園文錄》乞為之序。茲復出《瓮牖餘談》見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賊之源委顛末，無不詳載。³

《瓮牖餘談》與《遁窟謔言》皆筆記小說之屬，不過，前者為筆記叢話，歷史意味較濃，後者主要為短篇小說，大多具故事內容。王韜「少嘗好狹邪游」，⁴後雖云悔之，實際上仍常與煙花往來。其小說又常涉及婦女與娼妓題材，世人每誤以為其故事充滿烟粉味，其實不然。

考《遁窟謔言》之書名，「遁窟」乃王韜隱居香港時期住所之謔稱。「謔」義重誣，謔言即誣言，所謂不盡不實之語。1935年，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鉛印王韜《遁窟謔言》與《瓮牖餘談》，⁵時任該社編輯的上海南匯文士朱太忙（1895–1939）為《遁窟謔言》撰序云：「予案謔音闌，《說文》詆謔也，《玉篇》誣言相加被也。是作者因受誣而成謔言，非謂所述者係謔言，故謔言又為逸言也。」⁶朱太忙以為「謔言又為逸言」，恐是引申之意。光緒六年（1880）王韜〈重刻《遁窟謔言》書後〉云：「生平著述已付剗削者，大抵不下七八種，而問是書者獨伙，顧世有託於道學者流，特假是書以齟齬。余問何以故，則呵為意淫。嗚呼！是誠冤矣！」⁷別人毀謗中傷《遁窟謔言》為意淫作品，王韜絕不同意，大呼冤枉，則是其當初著書別有目的。是書多篇故事涉及男女纏綿悱惻之戀及江湖盜匪行徑，其目的並非誨淫誨盜。《文心雕龍·諸子》云：「謔言兼存，瑣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⁸謔言、瑣語屬互文修辭，謔言實即拉雜談，不過是王韜自謙、自諷、自嘲之語，惟其心目中絕不作如是觀。王韜如果有意地借用《文心雕龍》的詞語，不取〈諧謔〉篇之「謔言」（歡謔之言無方）、「諧辭」（故知諧辭謔言，亦無棄矣）、「嘲言」（古之嘲隱，振危釋憊）等等，而取〈諸子〉篇之「謔言」，其用心可能是要比擬韓非子的〈說難〉、〈孤憤〉之類。

³ 〈甕牖餘談序一〉，王韜《甕牖餘談》（上海：進步書局，1920年）前附。案：《林昌彝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沒有收錄此文。

⁴ 王韜：〈天南遁叟〉，載所著《遁窟謔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卷一，頁2。本文引述《遁窟謔言》主要采用此一版本，遇文字誤植，則取《續聊齋三種》（荊園居士《挑燈新錄》、王韜《遁窟謔言》、戴蓮芬《鸚鵡軒質言》）合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參詳以改正。兩種現代排印本皆多誤字。

⁵ 見〈百年王韜研究論文、著作、原始資料索引〉，載王韜（著）、陳恆、方銀兒（評注）：《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12。

⁶ 原書未見，此段文字轉引自王馨雲：〈王韜《遁窟謔言》探析〉，《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1期（2004年），頁47。作者注云：「其引《說文》有誤，段玉裁注云：『抵，各本作詆，誤。』故應為抵謔，則抵賴之意。」

⁷ 《遁窟謔言》，序頁5。

⁸ 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頁308。

一般人把注意力放在「讖言」兩字上面，我們不妨參考光緒元年(1875)黃懷珍《遁窟讖言·序》。他從「遁」字入手解釋，別有見解：

中間談諧笑謔，神怪鬼狐，並入文章，隨時札記，類成《遁窟讖言》書，託于《齊諧》、《虞初》者流，寄其慷慨激昂之致，殆所謂遁世无悶者乎！遁之四曰「好」，即先生之不干權貴者也；遁之五曰「嘉」，即先生之隨遇而安也，……物不可以終遁，故遁錯為臨，臨之象曰容，保民无疆。方當乘此強仕之年，出經綸而潤色鴻業，編之詩書而無愧，垂之史策而有光，俾天下後世傳其讖論，讖言云乎哉？⁹

黃懷珍的意思是說讖言不過是遁世之辭，即《周易》「遁世无悶」之代稱，王韜此書是遁跡江湖期間無可奈何之作而已；黃氏勉勵王韜，盼望他將來有更直接貢獻天下、利導民生的「讖論」傳世。

王韜所作《遁窟讖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三部文言短篇筆記小說，性質相近，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概歸之《聊齋誌異》者流：

迨長洲王韜作《遁窟讖言》(同治元年成)、《淞隱漫錄》(光緒初成)、《淞濱瑣話》(光緒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長宣鼎〔1862-1908〕作《夜雨秋燈錄》十六卷(光緒二十一年序)，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¹⁰

魯迅論斷過於簡略，容易產生誤會。以《遁窟讖言》而言，「狐鬼漸稀」固是事實，但「烟花粉黛之事」卻包含很多複雜內容。如此概括，恐怕不很恰當。

王韜對於小說素有興趣，創作而外，亦涉及評論。其咸豐八年(1858)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云：

是日舟中無事，閱《紅樓夢補》，將「苦絳珠魂歸離魂天」以下盡行刪去，……委婉斡旋，無非欲寶玉之情十分圓滿而已。噫！《石頭記》一書，本屬子虛烏有，而曲曲寫來，自能使有情人閱之墮淚，實由於筆妙意妙也。後來續者，如畫蛇添足，均無足觀，如《後紅樓夢》、《紅樓夢復夢》、《綺樓重夢》、《紅樓圓夢》、《紅樓夢補》，皆浪費筆墨，適為多事而已。¹¹

⁹ 《遁窟讖言》，序頁6。

¹⁰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頁154。

¹¹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9。

這段文字顯示王韜傾向悲劇美學與細節刻劃的效果。《遁窟讖言》多數是悲劇故事，其中的細節描寫，人物形象刻劃和風景描寫，驟眼來看，言簡意賅，卻都能恰到好處，讀之令人讚賞不已。

先前有關《遁窟讖言》的研究

研究王韜小說的人不多，十年以前，一般只是概括而論。¹²文學史或小說史的評論者只著重其較晚出版的《淞隱漫錄》及《淞濱瑣話》，而忽略最早成書的《遁窟讖言》。

2003年10月，党月異發表碩士論文〈論王韜的文言小說〉，打印本61頁。該文第二章「全球觀念下的文化視野」、第三章「文化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特殊心態」、第四章「文化衝突之中的迷惘」，從文化角度討論王韜幾本小說的思想意義和內容傾向。

2004年7月，王馨雲於《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1期發表〈王韜《遁窟讖言》探析〉一文。該文凡19頁，大約三分之一篇幅討論「文本的外圍問題」，包括作者生平、成書過程、著錄及版本等，其餘三分之二篇幅係「內容題材概述」（神怪靈異、奇人異聞、女性事蹟、其他題材）及「思想內涵探析」（反映現實弊病、寄寓人生理想、宣揚傳統道德、讚頌自由愛情）。該文頗全面地論述《遁窟讖言》的內容特色和整體風貌。

2006年8月，王晉光於「第三屆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論王韜《遁窟讖言》〉，此即本文修訂前之原稿本。

同年9月，游秀雲出版《王韜小說三書研究》，第三、四、五章分別評論王韜《遁窟讖言》、《淞隱漫錄》及《淞濱瑣話》三本作品，篇幅巨大，發明甚多。她統計《遁窟讖言》的字數，認為是筆記小說集：

最短者如卷6〈柳妖〉，只有二百六十字左右，最長者如卷11〈孟禪客〉，也不過一千八百多字。篇長不滿千言者，共計百篇，超過千字者，有四十四篇，超過一千五百字者唯四篇。依此可知，全書以筆記體為主，傳奇體為次。¹³

¹² 如陳汝衡〈王韜和他的文學事業〉（《文學遺產》1982年第1期，頁100-105）提到小說，只舉《淞隱漫錄》卷八「海外壯游」一節。李齊芳〈王韜的文學與經學〉一文，以千餘字概括介紹王韜八個筆記小說；該文載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頁190-217。李齊芳〈王韜：其生平、思想、學術與文學成就〉（Chi-fang Lee, "Wang T'ao [1828-1897]: His Life, Thought, 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3）只以不足六頁篇幅討論王韜幾本小說，內容亦不深入，見該文頁276-82。

¹³ 游秀雲：《王韜小說三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85。

王韜其他兩本小說字數較多，游秀雲認為才是傳奇小說集。¹⁴這說法有一定道理，《遁窟讖言》篇幅明顯較為簡短。但若逐篇細緻分析內容之曲折多變，則純以字數判定其屬性的做法，容或值得斟酌。

流亡香江背景與故事中之粵、港色彩

《雞窗瑣話》與《遁窟讖言》

王韜另兩部小說《淞隱漫錄》及《淞濱瑣話》，顧名思義，皆寫於吳淞江畔，與香港關係不大，而《遁窟讖言》卻不妨視為香港文學中最早期的小說。¹⁵王韜自言少時即已撰《雞窗瑣話》一書，恐《遁窟讖言》即在此基礎上增補而成：

少時即有《雞窗瑣話》一書，聊以遣興，青蘿山人許以必傳。嗣後日有所增，成《遁窟讖言》十二卷，藏諸篋衍；尊聞閣主人知余有說部之作，書來索刊，遂付手民，一時幾於不脛而走。余乃重印於香港印務總局，字既清晰，校對頗為精審。¹⁶

《雞窗瑣話》後來未見有單行本，相信已全部融入《遁窟讖言》。〈《遁窟讖言》自序一〉云：

凡茲短冊所搜羅，悉是髫年之著作。……十年病旅，滯孤轍於羊城，蠻煙瘴雨，都可選材，海市蜃樓，半由歷睹。……歲乙亥，尊聞閣主人有蒐輯說部之志，徵及於余，滌洄歇浦，結海外之相知；迢遞珠江，檢篋中而直達。

〈《遁窟讖言》自序二〉云：

同治紀元之歲，余以避兵至粵，寄跡香海，卜居山麓，小樓一楹，僅堪容膝，榜曰「天南遁窟」，蓋紀實也。夙寡交游，閉門日多，風晨雨夕，一編自怡。時有以文字請者，談諧詭誕，不名一體。於是竊效干寶之搜神，戲學髯蘇之說鬼，燈爇更闌，濡毫冥寫，久之遂如束筍。因並篋中所存髫年之作，釐為十二卷，名曰《遁窟讖言》。

¹⁴ 同上注，頁262。

¹⁵ 王晉光：〈王韜——香港作家鼻祖論〉，載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59-73。

¹⁶ 〈弢園著述總目〉，載王韜（撰）、朱維錚（編）：《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375。

兩篇自序，內容微有分別。自序一云「悉是髫年之著作」，似乎全部作品皆童年所作，¹⁷ 推測此「悉」應指《雞窗瑣話》。自序二則云「因並篋中所存髫年之作」一語，可見是在童年所作基礎上增益新作而成。髫年即童年，髫乃幼時頭上毛髮下垂之貌，說明王韜可能早至十歲即已創作小說。比較兩序所言，令人懷疑最初王韜或擬先提供早年所作（《雞窗瑣話》）付印，後來經過考慮，或應出版商要求，增補在港所寫篇章，於是有自序二「因並篋中所存髫年之作」一句。王馨雲據卷十二〈懺紅女史〉一篇有「光緒丁丑（1877），新疆底定」一語，推測後來「作者似乎尚有增補」。¹⁸ 〈懺紅女史〉應該是光緒六年第二版「略增二十餘則」其中一則。¹⁹ 這點據河北人民出版社版《遁窟謠言》的校點者在1987年所寫〈前言〉即可以澄清：

《遁窟謠言》最早的本子是光緒元年（1875年）上海申報館鉛字排印本，書端有王韜寫的自序一、自序二，黃懷珍和洪士偉分別寫的序，梁鶚和錢徵分別寫的跋。……在光緒六年（1880年），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又出版了木活字本的《遁窟謠言》。這一版本與1875年版略有不同，刪去了卷末《眉珠庵憶語》一篇，新增加了二十餘篇，王韜寫了〈重刻《遁窟謠言》書後〉一文，並請洪士偉又寫了一篇序。

案浙江古籍出版社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套規模宏大的《中國小說史叢書》，當中至少三冊提到王韜的三本文言小說，但有關篇數和版本語焉不詳，令人迷惑：

林辰《神怪小說史》：「〔王韜〕其著名者是小說《遁窟謠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三種，都是借鬼狐神怪『以抒其平日之牢騷鬱結』。」

張俊《清代小說史》：「這三部小說，共收錄作品三百零三篇，其特色和價值，主要有三。」

薛洪勳《傳奇小說史》：「王韜還有《遁窟謠言》十二卷一百三十四篇，是避難香港時所作，約完稿於光緒元年之前，其成就還不如上述二書。」²⁰

¹⁷ 王韜在〈《遁窟謠言》自序一〉云：「歲聿云久，言不憚煩，數記事之珠，貫將纍纍；量等身之尺，愧此詹詹。加以橐筆飢驅，揮毫狂捷，一卷殘書，彙荒言於狐史；十年病旅，滯孤轍於羊城。蠻烟瘴雨，都可選材；海市蜃樓，半由歷睹。於是竭擗擗之力，芟蕪穢之非；窺奇文於二酉，……胥鈔成帙，故紙盈堆。」似乎透露南來以後仍繼續搜羅材料，書寫故事，但不是很清楚交代增補篇章；把「凡茲短冊所搜羅，悉是髫年之著作」一語，與後面文字並觀，亦非明白貫通。

¹⁸ 王馨雲：〈王韜《遁窟謠言》探析〉，頁43-61。

¹⁹ 王韜：《遁窟謠言》，序頁5。

²⁰ 林辰：《神怪小說史》（1998年），頁380；張俊：《清代小說史》（1997年），頁460；薛洪勳：《傳奇小說史》（1998年），頁372。

林辰完全不提篇數。張俊說三本書共收錄303篇，但沒有交代如何計算。點算近年排印的四種通行本，其數目與張先生的說法差別很大：

《遁窟謠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1篇
《續聊齋三種》(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之《遁窟謠言》	161篇
《淞隱漫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1999年版)	121篇
《淞濱瑣話》(齊魯書社2004年版)	59篇(68目) ²¹

把其中三者加起來(161 + 121 + 59)，是341篇，不是303篇，相差38篇。薛洪勳謂《遁窟謠言》為134篇，與近年坊間新刊排印本161篇相差27篇。香港中文大學錢穆圖書館藏有「庚辰仲夏重校以活字版印行本」《遜窟謠言》，共十二卷161篇，其中卷四目錄缺〈蝶夢〉一篇。庚辰乃光緒六年，屬王韜「重印於香港印務總局」之本。²²取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比較，篇目差異如下：

卷序	庚辰(1880)本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本
3	月仙小傳	李月仙
4	目錄缺〈蝶夢〉，內文存	蝶夢
4	郭生 凌洛姑小傳 攝魂	攝魂 郭生 凌洛姑
5	蝶史瑣紀	蝶史
5	小菑別傳	小菑
9	石崇後生	石崇後身

案王韜〈重刻《遁窟謠言》書後〉云再版時刪去〈眉珠庵憶語〉一篇，若以134篇減1篇加28篇恰好是161。但數目仍然存疑，因為我們不能肯定薛洪勳所見的版本，究竟是後來其他地方的刪節排印本，還是光緒元年初印本。〈懺紅女史〉應該是第二版增補的篇章之一。²³今日所見通行本161篇，估計書中有相當部份篇章為滯留香江時期所作。下面所列具港、粵色彩的48篇，可能即後來兩次增補的大部份。據此估計，王韜最初所撰《雞窗瑣話》，可能不足100篇，兩次增補合起來或大約60篇。下面「書中之粵海風情與香港所寫之篇章數量」一節，擬就此點列具例證。

²¹ 其中有三目分上下，另有三目分上中下。

²² 〈弢園著述總目〉，頁375。

²³ 再版時刪去〈眉珠庵憶語〉，134篇減1篇加28篇，結果是161篇。

據王韜自序二所云，他匯合囊中所積存稿件，於居港第十四年(1875年)應尊聞閣主人美查(Ernest Major)之邀，²⁴把書稿寄往上海出版。促成此項交易的人，是王韜女婿錢徵，錢徵《遁窟譚言》跋云：「癸酉〔1873〕冬十二月，徵附輪舶渡重洋，見先生於香海旅次。……第香海氣候濕熱，居常多病，故明年夏仍返棹申江。時適尊聞閣主人有徵刻說部之舉，囑徵代為寄聲先生，因以《遁窟譚言》十二卷見示。」由於中西曆法差距，癸酉冬十二月初一為西曆1874年1月18日，錢徵到香港是1874年初。張志春《王韜年譜》記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自任主筆」。²⁵朱維錚遂謂「王韜的女婿錢徵一度由滬赴港幫助主持《循環日報》，返滬後成為《申報》著名主編」。²⁶錢徵此行主要是攜帶妻子王荅仙與女兒來香港省親，四個月後即返上海。《遁窟譚言》與《瓮牖餘談》即由錢徵帶往上海付印。

今《遁窟譚言》卷十一〈范遺民〉一篇記比利時安抵爾²⁷海口國王行宮中有畫館，其添補畫匠乃無手而以足調色點染修補藏品。這篇材料所記如此仔細，應該是王韜自香港出發遊歐之時或之後所作。

疑流亡香港時期所撰之篇章

《遁窟譚言》書中人物，其籍貫或活動場地，清楚交代是在廣東境內的為數頗多，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這一點看來是與王韜居港的經歷有關。粵海風情有別於華亭淞浦，所見所聞既多，下筆遂寫粵海人物。

下面以表列方式，揭示《遁窟譚言》涉及廣東南部，包括珠江三角洲、香港和潮汕一帶的篇章特別多。江浙而外，涉粵篇章數量明顯多於其他省份，例如談及福建漳、泉、福州等地的，不過兩三篇而已。²⁸由此可以推測表中四十多篇故事絕大部份是王韜在港、穗活動期間所作。除夾雜當地見聞外，王韜筆下喜歡牽連粵海，恐怕還有一個目的：最初可能有意在港出版，要吸引地方上的讀者，使之感到親切，以廣招徠。

²⁴ 美查(Ernest Major, 1830?-1908)，英國商人，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上海從事貿易。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與三名英商在上海創辦《申報》，其出版事業後來日益壯大。

²⁵ 張志春：《王韜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109。

²⁶ 朱維錚：《毀園文新編·導言》，頁22。

²⁷ Antwerp，今譯「安特衛普」，比利時海港名，以國際鑽石貿易著名。

²⁸ 例如卷十二〈鵲華〉主角林鵲華為泉州人，胡子熙為漳州人；卷十一〈竊妻〉某甲騙友妻往福州，卷十〈顧蓮姑〉為蔡垢仙拐騙，欲攜至閩中。涉及閩省，數篇而已。

這裏補充一項與《遁窟讖言》似無關係的資料，以為作者生活環境與創作題材往往相涉的旁證。案周楞伽輯注《裴鏘傳奇》現存三十一篇傳奇小說，其中竟有六篇關涉粵省：

篇名	人物	篇中地名	今日地名	備注
孫恪	袁氏	南康 端州峽山寺	廣東德慶縣 高要、肇慶	袁氏本峽山寺旁老猿，成精，與孫恪結為夫婦
崔焯	崔焯 崔向	南海	南海、番禺	崔向終於南海從事，其子焯遂居之
陳鸞鳳	陳鸞鳳	海康	海康縣	陳海康人，今雷州半島
張無頗	張無頗	南康 番禺 韶陽	廣東德慶縣 番禺 曲江縣南	故事大略似〈柳毅傳書〉，張無頗娶龍王女
蔣武	蔣武	循州河源	海豐、惠陽	武以毒矢殺蛇救象，又殺虎，救村民
金剛仙	金剛仙	清遠峽山寺 番禺	清遠東三十里 番禺	胡僧法術神奇，能滅巨蛛伏龍

計六篇與三十一篇之比例，幾近五分之一。周楞伽《裴鏘傳奇·前言》引《全唐文》805「裴鏘」條云：「咸通中，為靜海軍節度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後官成都節度副使，加御史大夫。」²⁹咸通(860-874)為唐懿宗年號。靜海軍屬嶺南道，治交州，其活動場地即在今兩廣至越南北部。可見居留地影響文人之創作意欲至巨。王韜情形與裴鏘有點相似，雖然裴鏘比王韜早了一千年。此亦間接有助推測《遁窟讖言》與關涉粵省地名的篇章乃王韜居港期間所作。

以下以表列方式，揭示王韜《遁窟讖言》篇章內容與廣東南部、珠江三角洲一帶人物、事物的關係。

²⁹ 周楞伽(輯注)：《裴鏘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前言〉，頁2-3。

《遁窟讖言》與粵省人、事、地相關連之篇章

卷	篇名	人物	原籍	內容簡述
1	天南遁叟	遁叟 八戶宏光	吳下 日本	王韜自述經歷與志節學養，以及與日本人八戶宏光的交遊，以為「別傳」。乃隱居香海之作。
1	夢幻	潘明經	潮州	入京考試，寄居佛寺，得一綺夢。
2	女道士	李秋史 巧雲	嘉應	父為賈，移家杭州，納粟為官，選鄧尉。遊洞庭遇女道士，兩情相得。女屢獲高人相救，後知客乃其祖之弟子。
2	卜人受誑	平地雷	漢口	吳中潘雲客來粵，講述漢口一被騙事甚奇。平地雷善卜，為四川騙子與妓女串謀騙去財產。
3	瑤姬	丁大	西樵	丁大寢廢園連斫數狐並煮食之。後有女來奔，入其家害其二子一女。
3	李月仙	李月仙 戚芷香	粵 吳門	戚經學淵深，品詣純粹，卻為羊城妓所迷而傾家蕩產。臨走，月仙贈以八百金。
3	蕊仙	蕭溪香 蕊仙	順德 惠州	蕭館於惠州李家，居別業，與女鬼蕊仙成人鬼無欲之戀。
3	鏡中人	朱愛軒 鏡中人	粵葛嶺	朱愛軒租賃羅浮山靜室以讀書，有女自來與之歡聚，教之以宋詩。師曠來而女滅。
4	芝仙	張湘客 屈鴻賓	欽州 廣州	張賃居杭州，與西席開後院而入，卻睹女鬼，屈為鬼所侮弄，尋得尸乃殮葬女鬼。
4	蝶夢	鄭仲衡	南海	西樵別館假寐見諸女如花，乃蝶所幻。
4	郭生	郭生	瓊州	與妻詬，半途遇女子，與之合，女幻變其妻以試探之，又變原形以嘲之，乃送歸家。
5	魏生	魏生 八丈	南海 羊城	魏生兩試優等頗自傲，然誤入亂塚，為鬼所羞辱，文章詩詞皆不能勝。
5	瑣瑣	李嘯雲 瑣瑣	順德	李十七登翰林，至金陵愛旅舍女郎而悅之，再至已杳。後為老蒼頭延至仙境，得結合。時聚時離。女病逝，李入羅浮山。
5	陸祥叔	陸祥叔 蕊仙 戴媪女	南海	陸于別墅讀書，有佳麗來合，云桂宮侍史蕊仙，後求去，謂將謫人間。十五年後於香浦見戴媪女，似之。
5	嬌鳳	李嬌鳳 江西商人 吳公子	潯陽 蘇州	風塵女子李嬌鳳為江西商人所聘，居珠江。商人在不在，與吳公子私通，事發，投繯不死，商人出其婦，婦招吳不至，乃投水。
5	柳妖	佃丁 三女子	佛山	佃丁宿大荒茅茨，夜有三女來，嘲謔笑語。明日見柳州三株，上有佃丁腰帶。

《遁窟讖言》與粵省人、事、地相關連之篇章(續)

卷	篇名	人物	原籍	內容簡述
6	珊珊	姍來		姍來本大家妾，為大婦逐出，居羊城仙湖街，名娼楊瑞香購之，屈楚香作詩嘲之，遂長齋念佛，後往羅浮山剃度為比丘尼。
6	駱芳英	駱芳英 施公子	廣州 揚州	駱鍾情施公子，願為偏房，施家法嚴，惟出二百金令其他徙。
6	吳淡如	吳淡如 錢流仙 梅仙		吳淡如與錢流仙至澳門，梅仙介紹任素琴與之相識，兩情相悅，吳贈之新屋及陳設物玩。
6	劉氏婦	劉甲	香山	劉甲娶妻而美，居西關，衣食無憂。因世亂投軍為匪所擒，訛傳死訊，劉父遂遣婦出嫁。十餘年後歸家，琵琶別抱不回矣。
6	賣瘋	崔四	沙頭	在澳門嫖妓而得麻瘋。
6	蘇仙	蘇仙 某公子	南海 始平	妓蘇仙流落香港太平山，為某公子所悅，蘇仙因病返廣州，歿，公子作駢文悼之。
7	三麗人合傳	慧珠 陳小芸 琴仙	潮州 蘭陵 羊城	慧珠與曹麗卿有約，麗卿公車北上，消息杳如，遂嫁人，大婦悍妒，竟抑鬱以死。 陳小芸為粵商攜至潮州，錢司馬偕某公子往訪，竟嫁公子，後隨公子游宦揚州，薦錢入運司幕中。琴仙善酒，與李尉比酒；後以醉死。
7	寧蕊香	寧蕊香 姚公子	蘇州	少時許字江氏，世亂父母沒於難，隨舅李碩卿往化州，舅沒於任，衿病死，無以殮，乃以許嫁以求殮衿，衿葬後竟墮江而死。
7	霍翁妾	霍如蘭 妾	湖北 南海	霍經商粵中，娶妾，返楚而不攜妾，妾求入空門，送船之日，霍翁遭人誤會其狎尼。
8	姚女	陳儒 姚女	羊城	陳儒縱情賭博，溺志烟花，難以求偶。姚母勉強許聘，婚後姚女日課之讀書。後來故態復萌，妻乃運用計策以離絕術勸止之。
8	林素芬	程妍卿 林素芬	羊城西關 漢口	游漢口，以訛騙無妻，娶林氏女為妻，後歸粵始知其家有妻妾，飽受虐待。
8	玉筍生	李芸娘	揚州	玉筍生鍾情李芸娘，無奈李家貧，嫁粵人陸某。陸死，賣入章台，竟於粵重逢。
8	鄭仲潔	鄭仲潔 王芸芳	東莞白沙	鄭從學舅父家，悅東鄰女芸芳，私通，中舉後求婚，女父已許字他人，女投河。

《遁窟譚言》與粵省人、事、地相關連之篇章(續)

卷	篇名	人物	原籍	內容簡述
8	雙珠	阿珠 素珠	陳村	阿珠〔細珠〕與妹素珠皆珠江名妓，思欲從良，細珠得嫁而素珠成珠江領袖。
9	余仙女	余仙女	西樵山	余姓女不願出嫁，辟穀絕粒以死，傳為仙。
9	說鬼三則	方礪隅 倫氏女 李式之 何翁	新會 西樵	方與堪輿者游山水，憩於路旁，有倫氏婦來贈以茶餌，去而遺杯，杯乃倫家媳靈前物也，難產亡未葬，乃葬。 李式之死，妻不孝其姑，李顯靈譴妻。 何翁媳亡，急為子納妾，遺腹生孫，因翁今春捐金濟賑，全活多人，謂善報也。
9	瘋女	徐氏女	粵	父母迫徐女賣瘋，徐不肯，有男子求歡，告知己乃瘋女；後竟自癒，人謂積德。
9	石崇後身	某富翁	佛山	某富翁遇老千騙其鋪有藏金，勸其連買兩鋪，費萬金，而後逸去。
9	美人局	錢為寶 甄熾光	羊城	錢與甄婦私通，並租別館供甄婦居，甄夫離去，甄婦遂搬入與錢妻同住。後甄婦與錢妻並財物一併失蹤，乃中美人計。
9	三元宮僧	錢冠林	東臺	珠江臨河有僧寺三元宮。有僧與妓女遊，邑士惡之，告官以逐之，妓朱幼才與縣官善，為說項乃解。
9	李一鳴	李一鳴	羊城	友人中舉人，李乃以奴服侍之，為人笑。
9	鶴報	潘芝圃 潘蘭畦 洗雲屏	羊城	潘氏兄弟得雌雄鶴，乃分籠左右以使其悲唱，西席洗雲屏喪偶，建議使鶴團驟，竟無端於案上得一珊瑚，鶴亦飛去。
10	少林絕技	胡大	羊城	師法雲上人，戒其不得為非。後家破入匪盜，匿城西塘魚欄，官兵圍剿，仍逸去。
10	素馨	素馨	日本神戶	父亡，粵人某甲商之其母作傭，久之，託辭謂往橫濱，實攜往上海，以百五十金賣入妓中，素馨堅死不從，鴇乃轉售香港。一日應某客之招，途中痛哭，巡丁怪而問之，以實對，乃送之歸國。
11	海島	徐氏子	恩平	香港徐氏子往金山途中遇風缺水，見島下船上岸尋水，有猿猴至，眾人潰散，有一猿拉之同坐，攜果療飢，與之共眠，如夫婦，後送其出山，握手作別。

《遁窟讖言》與粵省人、事、地相關連之篇章(續)

卷	篇名	人物	原籍	內容簡述
11	相術	陸學海 相士 侍兒翠翹	濟南	陸父為廣東學政，家多婢妾，沒後，學海全遺之，後窮困，至省應試，遇相士，相士指謂將富貴，命其歸故里，至家，果有提督偕夫人來訪，乃其父侍婢也，感其資遣之恩，告以後園埋三十金，掘之可富。
11	范遺民	足畫師 范遺民	安抵爾港 嘉定	比利時安抵爾海港國王行宮中有畫館，宮中有添補畫匠乃無手而以足調色點染。 范遺民生而瞽，強記，通貫經史，為童子師，五十餘歲終，臨終前忽有見。
11	李甲	李甲	香港	李甲以販為生，一日有婦招入室移箱，婦褲忽墮，乃誘之交，甲之友知婦為瘋婦，勸之不聽，後見婦家有癡瘋者，乃走。
11	竊妻	甲 乙	廣州 廣州	甲乙異氏兄弟，乙為西國友招至漢口，託甲照料其妻。甲習乙字，假託乙名命其陪妻往漢口，實拐婦至福州。乙後至福州，乃遇其妻，得其實。
12	趙四姑	趙麗卿 胡氏子	潮州	四姑夫死，同族某甲欲以子嗣以奪其產。趙誕一子，甲懷恨，乃與會計胡丙謀竊其財，事覺，丙斫婦，甲殺婢，子亦死。官查明真相，置之法。
12	柔珠	馮樵珊 金姬 柔珠	東莞 吳	游澳門，遇金姬，納之後房。金姬有族妹，小字琴仙，亦善昆曲，金姬乃介紹予華鬢生為偶，華為之易名柔珠。
12	鬼妻	郭乙 簡姓女子	粵 三水	穗垣西關志公巷絲店伙記郭乙，夜有女鬼來訪。後請其攜髮至三水土地祠結誓，返穗，女已成生人。

反映在港生活與粵海民風之篇章舉隅

《遁窟讖言》第一篇〈天南遁叟〉，乃王韜介紹自己之文章。王氏當時住於香港島太平山麓：「天南孤島之中峰，有隱者焉，非粵產，而以避兵僑寄于粵。居久之，自號曰『天南遁叟』。」又：「於靈巖左偏，築一別墅，名曰『弢園』，為藏修游息之所，一邱一壑，一鶴一琴，備極幽聞勝致。」以現代小說角度觀之，其內容不像是故事，而是抒情意味濃厚的自撰傳記，是以有人乾脆取之與日記等史料結合，輯入王韜傳記書中。³⁰ 卷十一〈海島〉謂「香港有徐氏子，恩平人」，往金山途中迷路，

³⁰ 《弢園老民自傳》，頁153-54。

得雌猿拯救，並發生人獸一夜情，其說雖有唐人小說〈補江總白猿傳〉影子，原亦香港割讓英國之後事。卷十〈素馨〉記日本女子素馨遭拐騙轉輾流落香港，為巡丁發現，遣送回神戶。王韜論曰：「嗚呼！素馨綺齡墮劫，萬里隨人，移來閩苑之桃花，幾作落藩之敗絮。幸得賢太守廣繫十萬金鈴，為護花使者，使之遄返故鄉，不致飄零異域。想素馨歸國之後，……遍頌使君德政也。」雖慶幸素馨脫離困厄，卻是借機歌頌香港總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 1877-1882在任)(賢太守/使君)之德政。

卷八〈林素芬〉言茶商程研卿居羊城西關，家本有妻妾，偕友遊漢口，見美女林素芬，訛稱未娶，求逆旅主人為媒，竟娶素芬為妻。素芬歸粵，始知其家有妻妾，雖飽受虐待迫害，而無人為之寄書郵也。王韜借逸史氏以同情的口吻云：「嗟乎！自古名媛，每多薄命。如林氏者，失身俗賈，列位小星，飄泊異鄉，遭逢悍婦，尤可悲哉！尤可痛哉！」所舉「失身俗賈，列位小星，飄泊異鄉，遭逢悍婦」四點，細心體會，與其說是同情林素芬之身世，毋寧說是王韜借以抒發自己遠遁香江，深受時人歧視，成為所謂「天南遁叟」，那種欲告無門的遭時不遇之情。

卷六〈蘇仙〉，記南海妓女蘇仙流落香港太平山，為始平人某公子所悅，蘇仙因病，返廣州，歿，公子作駢文以悼之。故事並不離奇曲折，卻是寫當時流寓香港的平凡人的真實生活。

卷八〈雙珠〉寫珠江名妓細珠及素珠姊妹二人不幸流落歡場，每欲脫離火海，但最後都失敗。王韜感慨地說：「惟二姬皆以早墮風塵，常懷隱憾，每思擇人而事，顧每至垂成，輒為萋菲所構。人皆惜其貌美如玉，命薄如雲，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妒。」這番說話，又是悲歎命運，「貌美如玉，命薄如雲」，其實乃王韜流落異鄉心結。

「賣瘋」是廣東一帶民間特有的風俗和傳說。卷六〈賣瘋〉與卷九〈瘋女〉皆言「賣瘋」，事屬詭秘。³¹雖然古今說法皆指「瘋」即麻瘋，但麻瘋是與患者長期接觸的傳染性皮膚病，實不可能以「過癩」或經一次性交即消除女方的瘋病，這是醫學常識。因此，懷疑所謂「過癩」之「瘋」，或則誤傳，實無其事，以訛傳訛而已；或則出於誤會或誤解，本非一般之麻瘋，其所患者，乃目下仍常困擾女性之紅斑狼瘡(lupus erythematosus)。〈瘋女〉故事中，「女出臂以示之，則僅有錢許一片，膚色微紅，正

³¹ 占驍勇〈「麻瘋女」故事考論〉從宣鼎《夜雨秋燈錄》中〈麻瘋女邱麗玉〉一文談到廣東的「過癩」傳說，對小說中的「賣瘋」問題有所闡釋，重點是討論小說核心精神乃「一步一步地從麻風、過癩、蛇酒移到善良或貞節的女主人公身上」。載《第三屆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哈爾濱：哈爾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2006年)，頁438-49。

如曉霞將散」，其症狀正與醫書所載「蝴蝶疹」相似。³²這是嶺南特有的，尤其是流行廣東之故事材料。³³

卷七〈寧蕊香〉故事雖關涉粵省，內容卻耐人尋味。寧蕊香少時許字江孝廉幼子。寧之父母沒於髮亂，而江家逃往泰州後即失去聯繫。蕊香只好隨族叔秋坪往粵依附母舅李碩卿。不幸舅父一年後死於任上，賴李妻雙手勞動以為活。舅母勸蕊香擇人婚配，不從。後來舅母病死，無以殮，乃許嫁姚公子為側室，以求殮葬舅母。衿葬後，蕊香竟墮江而死。此事值得思索，王韜究竟是褒揚蕊香貞節自持，抑別有意圖，很使人迷惑。案蕊香與江氏子失去聯絡多時，誠如舅母所言：「江氏子寄跡泰州，十載於茲，絕無音問，寧知尚在人間耶？」世亂生死難卜，江氏子既沒有主動找尋他們，而眼前家庭窮困潦倒，其衿既無所出，就近擇偶適人正可報答奉養衿母撫養之恩，實在沒有理由信守婚約下去。其次，既然堅持不另擇對象，那也罷了，斷無理由騙取姚某金錢來為衿母殮葬。既承諾葬後嫁人，乃墮水而死，實是欺天欺人。生前絕對有機會報答恩人，偏偏不做，卻藉取巧欺騙別人，然後想在死後以杳不可知之可能性去圖報他人，未免可笑。寧蕊香有負舅衿一家，有負姚某，嚴格來說也損德譽於江氏一族。王韜寫這麼一篇故事，看來只是悲歎命運不濟而已。父母雙亡是一厄，舅父過早暴卒是二厄，衿母忽然病故是三厄，江家久無音訊是四厄。據云黃偕雲得寧蕊香遺集《綉餘吟草》，其中有七律〈遣愁〉，末二句無乃王韜心聲：「客況不堪回首望，蘇臺遙隔萬重烟。」如果不說明是寧蕊香之詩，驟眼一看，兩句不恰恰道出王韜流落香港不堪回首的身世嗎？〈寧蕊香〉的種種不合理情節，無非是王韜胡湊胡編，權且澆心中塊壘罷了。

以上諸篇，就涉及的地名或故事內容而言，皆與香港或南粵風物人情有關。整部《遁窟讖言》故事，涉及粵省人、物、事如此之多，是《淞隱漫錄》與《淞濱瑣語》二書所遠遠不如的。

「懷才負志」背景與言志之作

寄託遙深——開頭結尾四篇所藏玄機

《遁窟讖言》光緒元年初版最後一篇是〈眉珠庵憶語〉。王韜於光緒六年所撰〈重刻《遁窟讖言》書後〉云：「惟卷末附某女士傳〈眉珠庵憶語〉，則誠余過也。重刻特刪之，

³² 許德清、曾凡欽：《紅斑狼瘡》（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3年），頁6；葉任高、張道友、劉冠賢：《紅斑狼瘡》（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年），頁135。

³³ 占驍勇〈「麻瘋女」故事考論〉一文頁448提及王韜《遁窟讖言》，認為〈瘋女〉故事所據乃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七〈人語〉「瘋人」條（頁244-45）。

然後大快。每卷多有所附益，較諸前刻，略增二十餘則，余皆悉如其舊。」³⁴〈眉珠庵憶語〉表面為某女士寫傳，實際是王韜的自傳式愛情故事，應該是實錄而非虛擬的小說，因此張志春乾脆采錄其要鈔入其所撰《王韜年譜》書中，³⁵即是視之為真實的生平事蹟。於是我們看《遁窟讖言》一前一後兩篇，〈天南遁叟〉慨歎自己一生時運不濟，〈眉珠庵憶語〉則哀傷所愛某女士薄命，概括言之，等於悲歎世間男女命途多艱。延伸至光緒六年第二版《遁窟讖言》撤換篇章後，其卷一〈天南遁叟〉、〈韻卿〉及卷十二〈于素靜〉、〈髻雲〉，即全書前後四篇，仍似乎包含深意，即所謂寄託遙深，慨歎「懷才負志，含貞抱璞」者也。

中國文化特別注意謹始慎終，現代生活中我們也一直強調有始有終。王韜於開始及結束所寫諸篇，通過分析，似乎留下一些伏線，頗揭示是書有其寓意。

前面提過，第一篇〈天南遁叟〉乃王韜介紹自己生平的文章。王韜居住港島太平山麓，這裏今天算是福地旺地，可是於當年的王韜來說，卻是非其時非其地。出生於吳下而要逃避兵禍，被迫僑寄於粵，是人受制於命運；在空間上人受政治環境逼迫而無可奈何要移居他鄉；「居久之」，是時間上不由自己控制，無可奈何須長期滯留。王韜感慨自己無論空間與時間皆受命運掣肘。「資賦穎敏，迥異凡兒，讀書數行俱下，一展卷即終身不忘」，這是天賜稟賦；「致力經史」，「尤精地理」，「交遊所及滿海內，無不以文章氣節相砥礪」，這是後天努力；然而最後只能「布衣終老泉石，作烟波釣徒一流人也」，惟有歸緣於命運而已。他在文章中再次引述舊作〈咏蝶〉詩云：「文章金粉終何用？身世飄零空自嗟。萬里家山春已老，一生風月念多差。」蝴蝶空自有美好身軀，結果只能飄零，一生風月盤算的結論是「多差」，自己也不滿意。他引《老子》二十八章「知白守黑」，善藏以待時機，但何時才是黎明，誰能預料？王韜內心之抑鬱可想而知。故〈天南遁叟〉結束時概括云：「懷才負志，含貞抱璞。……如僅目為山林隱逸者流，亦淺之乎視遁叟矣！」強調讀者不應「僅目為山林隱逸者流」。推論之，則評其作品，豈宜僅視為宣揚烟花粉黛之事。〈天南遁叟〉一篇等於《遁窟讖言》的〈自序〉，欲強調是書有所寄託。

〈韻卿〉提及沈起鳳（字桐威）《諧鐸》³⁶受葉紹袁《午夢堂集》³⁷中葉小鸞《返生香》集所影響，有一則「頗拾其牙慧」。估計王韜所指乃《諧鐸》卷三〈嬌娃皈佛〉一篇。

³⁴ 《遁窟讖言》，序頁5。

³⁵ 張志春：《王韜年譜》，頁8-15。

³⁶ 沈起鳳（著）、喬雨舟（校點）：《諧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³⁷ 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此書原編於崇禎九年（1636），包括葉紹袁妻子沈宜修及子女、友朋詩詞，為晚明著名以家族作品為重心的文學合集。輯校者冀勤整理了一個「版本流傳概況」，作為附表列於〈前言〉中，可參考。

此篇記「蓉江沈綺琴兆魚，本王公家青衣也。幼從閨中伴讀，年十五工吟詩，兼喜填北宋人小令」。「繼掃除綺業，一歸佛教」，與戒律僧慧公答問如流。沈起鳳於篇中明言沈綺琴事「與葉小鸞參禪一案，並為詞壇佳話云」。問題在於王韜〈韻卿〉一篇，內容幾與〈嬌娃皈依〉相同：

尼因問曰：「汝知從何處來？」女答曰：「慣趨香案添檀炷，常滌銀瓶供柳枝。」尼問曰：「汝從何處去？」女答曰：「再登北闕金光殿，重理西方貝葉書。」尼曰：「然則現在之病，汝知煩惱處否？」女曰：「金谷有珠終莫救，玉樓無夢始相安。」尼曰：「然則既著袈裟，汝知忍辱處否？」女曰：「師德面終乾俗唾，嵇康身不着閑拳。」（〈韻卿〉）

慧公趺坐蒲團，高聲提唱曰：「如何是無眼法？」曰：「帘密厭看花並蒂，樓高怕見燕雙棲。」「如何是無耳法？」曰：「休教擲笛驚楊柳，未許吹簫惹鳳凰。」「如何是無鼻法？」曰：「蘭草不拈王者氣，萱花莫辨女兒香。」（〈嬌娃皈依〉）

〈韻卿〉的結局是「女竟不嫁，孫母為出資建一家庵於清波門，為女清修苦度之所」，大概以念佛終老。〈嬌娃皈依〉的結局是「歸而靜坐一室，終日不言不笑，似學天竺善提九年面壁者。後聞蒲團未破，紅顏先埋」，則是英年早逝。至於原來的葉小鸞事跡，則大有文章。葉小鸞生四月即寄居舅家，由衿母撫養教導至十歲，始回父家。小鸞聰慧，貌美如花，書、畫、琴無不善，又工詩詞，十三歲才名已膾炙人口。十歲時許字崑山張立平，張父乃福建左布政使張維魯（字宗曉），未婚夫亦早有文名。可惜於結婚前五日暴卒，所謂紅顏薄命，令當時人慨歎不已，其事載於文獻及賦以詩詞者極多，葉家則將其事引入佛。

王韜數次提及葉小鸞，〈韻卿〉而外，卷六〈珊瑚〉謂屈楚香「因登座為姍來說法，效葉小鸞故事」。蓋主人公姍來本大家妾，為大婦所逐而流落風塵，為屈所嘲，卒奉佛以終。又卷二〈鎖骨菩薩〉云：「女謂僧曰：『爾試說法，我試解經，為葉小鸞何如？』」這一條材料只是諧謔。而《淞隱漫錄》卷十二〈薊素秋〉云：

薊素秋，素居吳江之梨花里。父固名秀才，家亦素封。女生八月而母亡，祖母撫育之。少即慧警，善承色笑，父奇愛之，不啻掌上珍。教之識字，敏捷異常，年十二三，已嫻吟詠。女父偶以閏七夕命題，女立口占一絕云：

填橋靈鵲駕長虹，兩度團圓一歲中。

前月涼風今月雨，想應灑淚話重逢。

女父笑曰：「詩雖未佳，尚有思致。」自此日課作詩，居然成集，曰《浮黛》，曰《懺碧》，曰《夢蘅》，曰《紉蘭》，皆女自命名，刺繡餘工更習填詞，見者無不稱妙，曰：「詩詞清麗，可為《返生香》之繼聲，而步葉小鸞後塵矣。」富家巨族有問名者，輒苛其選，以是年近破瓜，尚待字也。無何，女父以猝病

死，身後無子，嗣續猶虛。宗族中有覬覦其資產者，為立遠房姪輩以承其祧，於是田屋悉歸嗣子，女所有惟內闔箱篋而已。女亦不以介意，出父生時服玩，悉陳於庭，告族人曰：「衣服畀兄，物玩暫儲我所，留作他日布施高僧，藉資功德。」族人咸曰：「善。」³⁸

再次提及葉小鸞與《返生香》，除了深受《午夢堂集》、《諧鐸》等書所載內容影響外，恐怕葉小鸞事對王韜影響深刻。據此情況，也許可以推測，王韜視自己命運與葉小鸞相似，皆有才而薄命之類，是以念念不忘。³⁹

卷十二〈于素靜〉主角素靜乃于克襄(1758–1854)的孫女。于克襄又名克家，字蓮亭，山東文登人，父天澤。克家嘉慶乙丑(1805)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由郎中外任貴陽知府。在任治水及修義倉，有政聲。昇貴東兵備道，又調湖北鹽法道。著有《鐵槎山房聞見錄》十卷及《鐵槎詩存》六卷。⁴⁰ 退任後愛杭州山水，遂移家卜居，咸豐四年甲寅(1854)去世。故事云庚申(1860)太平天國亂兵入杭州，其家「眷屬以不及走避，多及於難，惟一子得抱孫逸出。女時年僅十齡許，張姓女僕攜之出走，輾轉至上海」。女僕見利忘義，遂以五百金將于素靜販賣勾欄。素靜拼死不肯受辱，遭鴆母百般荼毒，後來祇好偽作接受，卻乘機向賓客泣訴。座中有陸銘九，乃于克家世好，遂載之歸，又欲為之覓婚配，惟素靜不從，因先前已許字程世子。于氏家族有人於京師謀職，一日游宴，同席遇程賡廷，問及于家及素靜。原來賡廷之子即素靜未婚夫。程遂命其子南下至上海結婚。讀者應該注意王韜借機慨歎：「夫以一弱女子，陷於坎阱，而能以堅貞自矢，名節克全，可謂難矣。因卒之臨危獲拯，復使之邂逅間得遇夫家，俾得其所，謂非冥冥之中，有憐而玉成之者哉？嗚呼！女之志固足嘉已。」王韜盛讚素靜堅貞守節的同時，不忘提出「謂非冥冥之中，有憐而玉成之者」這一成事條件。前者是人力，後者是天賜，缺一不可。若無個人堅持，早已受辱；若無天賜，何以能巧遇世好陸銘九，又於偶然機會使家族中人與未來家翁相逢，從而與未婚夫締結良緣。這當中有命，抑亦有運，總之皆非單靠人力所能成功。王韜前半生懷才不遇，正無此命，亦無此運，是以良可歎也。

同卷〈髻雲〉記髻雲姓陳，本船家女，長髮美容顏，能蕩槳，欲聯姻士族，無人敢娶，懼遭士流譏笑。有武夫趙雲驤欲強娶為妾，陳懼其勢力，乃舉家避往金陵

³⁸ 《淞隱漫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有兩篇內容不同的〈蕙素秋〉，一在卷三，頁143–47；一在卷十二，頁574–78。此處所引乃卷十二，頁574。

³⁹ 關於葉小鸞身世及明清小說中紅顏薄命問題，因牽連甚廣，篇幅所限，擬另文申述。

⁴⁰ 以上資料據李祖年(修)、于霖逢(纂)：《文登縣志》(光緒二十三年〔1897〕修，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印；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6年)，卷九，頁15(總頁922)。

依伯姑。有妓愛香，稱其美於貴介子弟袁仲芬，袁設計宴請髻雲，並欲以千金聘陳，惟伯姑嫌其浮浪，愛香乃介紹江寧貧士陸子瀟，並迅速完婚。袁見髻雲後，歸家即病，欲待病癒遣媒，後遣媒人至，女已嫁二月矣，乃「悟姻緣之有前定也」。姻緣前定，毋寧說是命中註定。陳髻雲逃出趙雲驤虎爪，又幾乎為佻達子所誤，經歷許多波折，否極泰來，嫁與俏郎君陸子瀟。陸且聯捷成進士，授湘陰令，陳家欲聯姻士族之願望終於達成。舟經湘水，鬢上玉搔頭墮水，泅者沒水覓之，竟得玉釵一股，上鐫字云：「湘陵髻雲仙史珍玩。」夫婦駭絕。王韜遂云：「人謂女之生也，有若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孰知其具有來歷哉！」這到底是稱讚，抑是慨歎，不免令人迷惑。「具有來歷」無非命中註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陳髻雲與其家卻以喜劇完場，這種萬中無一的遭遇，源自前定——命也運也，成敗皆由上天主宰。反思王韜天賦奇高，窮愁潦倒半生，遭際之差，常人所無，心中不快，恐怕也只能歸之於天，嗟歎命中欠缺福運。

以上四篇，兩先兩後，似皆有所託意者。前兩篇言遁跡山林與空門，有哀惋不遇之歎；後兩篇言劫後歡聚，有苦盡甘來之樂，而其緣由卻一概歸之冥冥中不可知之天命鬼神。故雖無「逸史氏曰」之評讚，疑乃寄存王韜之心焉。觀此四文，可以概括全書。

命運弄人——遇與不遇、士女無別

母系社會以後，中國古代社會以男性為中心，政治舞臺與經濟權力中心皆由士掌握。士(男性)之不遇，有多種因素，但士人失意時無可奈何之餘，尤其是不想痛罵當權者昏庸無能、選舉不公以惹禍，只好將一切歸之命運。政治與經濟既不容女性插手，女性的唯一出路便是嫁人，但嫁人又需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有能婚配自主、隨心所願者。於是夫妻反目，或夫死妻寡，皆歸之命運。

《遁窟讖言》的故事，有的表面看來是魑魅害人，罪無可恕，但細心分析當中具體情節，未嘗不可從另一角度加以思索評論。如卷三〈骷髏〉，燕生秋夜宿齋中，骷髏化為美女來訪，燕生與之苟合，終為骷髏所嚼，「骨肉狼藉」且失其首，並連累妻子，官府「疑其妻有外遇，因而謀殺」。這明明是一宗女鬼害人故事。但女鬼原來是燕生舊東鄰餅師女，少時相識，其母以事被逐，女隨母改嫁南昌，故燕生憶起即云：「七年不見，不意卿苗條若此。」又握其手曰：「左臂嚙痕今尚在否？」可見幼時乃青梅竹馬之交。王韜藉逸史氏曰：「骷髏變相，能為紅粉，不知紅粉變形，即是骷髏。今各家牀頭皆有一骷髏在，亟宜猛省！」這段話大可懷疑。紅粉骷髏本自佛家思想，文學家已加演繹，如《西遊記》中的蜘蛛精。但「各家牀頭」怎麼「皆有一骷髏在」？這句話其實是論夫婦之道，琴瑟和鳴，如膠似漆，不論妻子如何寢陋，好像諸葛亮之娶妻，即使貌如骷髏亦可視為紅粉佳人。反之，夫婦不睦，日夜勃溪，甚至凶殺以終，則嬌妻如何花容月貌，紅粉終是魔鬼，亦即骷髏。燕生

妻子為官府所疑，源於官府即常人，審案亦不過秉持常人之道而已。觀燕生無辜慘死，以平常心看事物，必以為其家庭出了問題。如果世間不存在鬼魂，故事中的骷髏分明即燕生姬妾。王韜換之以鬼魅傳奇，寄託人生世道而已。「遇人不淑」從來只就女性立足點而言，反過來說，燕生固然貪色，但遇上骷髏，何嘗不是遇人不淑。至於士之貪戀仕宦，伴君如伴虎，為暴君庭杖以死，與遇人不淑何異。士之悲劇命運與女之悲劇命運其情相似。總之，燕生遇骷髏，命也，何況骷髏本舊友。

卷三〈陸芷卿〉述金陵妓陸芷卿不輕易見客，欲擇人以事。識李茂才，兩情相悅。陸之西鄰漱芳，受虬髯客所託強贈賊贓珊瑚手串，事發受累遭逮，李力為調護救援，出獄，李雖傾家蕩產，仍薄具奩資迎娶。夫婦「筆耕針耨，倡隨篤于尋常」。王韜藉慨歎云：「吁！芷卿固賴李之知己，而其能捐情華廬，力踐前約，求之青樓中，抑亦不可多得也。若李于芷卿，山河引喻，患難不渝，其情亦大有過人者，是又非薄幸即所可企及矣。余故樂為之傳，以存其人。」這段議論歎語，表面稱讚陸能去盡鉛華，安貧守節，李能謹守山盟海誓，患難不棄，絕非薄倖郎。但細心分析，在於二人相知互信：「芷卿固賴李之知己。」而相知互信之先決條件是相識，人生能否相識卻是命運安排。假使陸芷卿不遇李茂才，必死獄中；李茂才不遇陸芷卿，無需因「營救費千金，家計頗形蕭索」，而致陷入經濟困境。最後否極泰來，固然兩情相好使然，然命運使之相識，卻是前提。王韜於文中云「豈意天不假緣」，事實恰恰相反，是天假其緣。這究竟是作者反語，抑文章隱語，令人迷惑。

又卷三〈鴛綉〉，記金鴛綉自幼父母雙亡，依叔父居，其叔為蒙師。有吳生入其館，鴛綉閑時教吳生以詩，遂相慕悅。後來吳生於縣試得榜首，鄉試卻失利，惟文名漸著，構李名門錢氏女父兄皆仕於朝，欲與吳生締姻好，吳生卻之，而堅持婚聘鴛綉，其母親自託故往金家觀察鴛綉，見「女艷絕人寰，不啻神仙中人，兼以吐屬秀雅，舉止溫存，其意乃決」，卒許之。但「親迎有日，而生父沒於任所，生茹痛奔喪，倉皇就道；行至中途，為賊所劫，行李蕩然。生短衣徒跣，折回鄉里，舟至太湖，遇風而覆」。於是誤傳死訊，鴛綉自縊。生獲救回家，一切已成茫然。後來「訪道隱峨眉」。本來是一段大好姻緣，但自父死之後，卻面對一連串的悲慘遭遇，只能歸之命運。吳生如此，鴛綉何嘗不是如此，反而錢氏女婚配不成，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似乎也是命運註定。

卷四〈凌洛姑〉記才女凌慧仙，父母雙亡，依叔父，擅詩文，精岐黃義易。可惜叔父貪重聘，不聽妻勸，將慧仙嫁無行士人。士人好賭而傾家，卒鬻妻以填賭債，慧仙乃將詩稿付婢並遣之，然後自經。女有才學而遭遇如此悲慘，不免令人慨歎，王韜云：「同里徐仲寶高其義，為之作傳。」徐仲寶實即王韜。除了委之以命運，尚有何可說。

卷四〈汪秀卿〉記蘇州平話藝人汪秀卿「頗能知書識字。吐屬多雅，雋詞玉屑，

好語珠穿，每發一言，輒令人解頤。以故輕薄少年，油頭半臂，往往趨之如鶩，不惜重金，爭相招致」。由是積金無數，但火災後「所有悉付一炬。其西比鄰而居者，為吳興錢李兩家，獨無恙」。以錢李兩家之無恙，對比汪之遭遇，更突出汪秀卿運氣不好。至於女子之以藝稱者，如徐月娥、汪雪卿、居翠雲，皆可與秀卿並駕齊驅，但她們「炫服登臺，媚態百出，其浮詞褻語，有男子不能出口者，振襟而談，毫無忤色」，卻是以誨淫來賺取金錢，與汪秀卿之風格大殊，惟好人無好報！

卷四〈雙影〉述雙影容華絕代，酷嗜吟詠，乃其家「不櫛進士」。因母病禱於寺，遇魏公子，驚為天人，欲強娶為妻，女兄不許，遂以計賺入家，歸乃自經。後為鬼，於水上索命。此篇表面言果報，但以李雙影角度觀之，其中雖有奸謀，亦離不開命運所致。王韜乃借張研孫之名作〈苦李行〉詩十六首，反覆詠歎，「一篇賦就〈苦李行〉，殷勤寄示輶軒使」，當中自是別有寄託。

卷五〈蝶史〉表面稱讚蝶史雖出身北里，終能節烈堅毅，撫孤守節。最後因兒子登科，而得族中為請旌表於朝，但丈夫赴試歿於京師，無乃不幸命運使然乎。最初蝶史屬意彭杞園，郡守介弟任雨香因妒成恨，故意授計於盜誣陷蝶史，彭力為營救。彭父母聞子為娼興訟，乃移書責歸金閨，而蝶史為自己幸福爭取機會，往覓之，生一子。至此，個人努力似乎可以勝天，可以擺脫命運，但彭赴考歿於京師，蝶史守節撫孤三十年，雖然兒子功名有成，似是喜劇，但夫死孤獨一生，實際上仍然是天意弄人，悲苦並非源於自己做錯甚麼。

卷五〈李芸〉寫女校書李芸與妹綠媛於勾欄中並稱二妙，芸因高僧點醒從良，奉佛而歸涅槃，妹則誤適匪人抑鬱而死。雖為姊妹同胞，命運卻如斯懸殊。有謂李芸前身為優婆夷塞之墮落者，今世為娼，其即鎖骨菩薩之流亞。王韜並不同意此說，以為當中某些巧合之事應「當以不解解之」。

卷六〈劉氏婦〉云劉甲娶妻而美，居西關，衣食無憂。因世亂投軍，為匪所擒，訛傳死訊，劉父乃遣婦出嫁。十餘年後歸家，婦既琵琶別抱，雖命人前往遊說，力勸其歸，終不回轉。亂世男女，悲歡離合，往往無法掌握自己命運。

卷九〈雙尾馬〉歷數蒙古雙尾馬、安徽長人詹五、⁴¹倫敦三足馬、上海三足羊之遭遇。華人對待奇人奇物與西人迥然不同，在西方深受歡迎足以圖利的奇物，在華則倒楣難存，王韜於是慨歎：「其遇不遇又非可以一例觀也。……華人見之者，雖以為奇，然竟無有過而問價者，惟日溷跡于泥塗而已，則所遇抑何不幸也！」

⁴¹ 王韜《漫游隨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卷三〈游押巴頓〉記「安徽長人詹五在其地，因往觀焉。詹五與其妻金福，俱服英國衣履。余向在阿羅威見金福時，畫裙綉褲，雙筭翹然。今則俯視其足，亦曳革屨，幾如女瑩之蹻，長八寸矣。……詹五重見余，亦甚歡躍，特出影像數幅為贈，余亦以楮墨筆扇報之」（頁143）。可見是篇故事乃王韜目睹詹五夫婦及親聞其遭際有感而寫。

卷十一〈眉修小傳〉故事相當簡單，似是記王韜與紅顏知己離別相思以至死別之苦。眉修本浙人，遷居蘇州，與楚人蘅麋相悅，同居浹旬，然蘅之父母遣人催促北上赴考。赴京後，眉修久等而疾，俟明春蘅麋歸來，眉修病已入膏肓，強起大呼：「楚郎負我！」一慟而卒。葬之虎丘西，鐫石曰「楚蘅麋室眉修夫人之墓」。奇怪的是，王韜於篇末曰：「嗚呼！美人薄命，才士無緣，吾為眉修痛，而更為蘅麋感矣。……生不克遂其願，沒得以傳其名，眉修有知，當亦無憾。乃余則綺語障礙，未能亟自屏棄，追維往事，間有所屬，不能所屬，不能以哭眉修者一哭之也。故為作記，行自傷也。」從文字內容及「行自傷也」一句推測，一個可能是王韜與蘅麋之事相近，因而觸類傷情；更大的可能則是王韜即蘅麋，所寫乃自家事。王韜自號「蘅華館主」，詩集為《蘅華館詩集》。其妻原名楊保艾（1850年去世），字臺芳，「婚後王韜為之命字曰夢蘅，寓懷念某女士之意」。⁴²王韜繼配林琳，原來字泠泠，1852年嫁王韜，王韜為之改字懷蘅。「美人薄命，才士無緣」，既寫女子，亦寫自己。王韜是借小說寄託身世及心事，可目為〈眉珠庵憶語〉之別本。

卷八〈義烈女子〉張宜秋與許公子即將嫁娶，無奈寇難至，張沉屍荷池。湯醴泉遊杭州幕，夜見女鬼張宜秋，請湯為之葬。越夕，夢女來謝，並戒生勿往飲施氏莊。日午，風毀施氏花廳，死二遊人。表面看，此篇宣揚果報，但查實張宜秋之死乃遇上不可避之時代悲劇，生於非時非地，是以英年早夭。

除了談婦女故事，王韜偶亦藉男人生平遭際，慨歎命運弄人。卷九〈某觀察〉記某觀察屢次場屋潦倒，為妻鄙薄，乃投筆從戎，建立邊功，後來方知其妻乃以計激之。王韜為此事慨歎議論曰：「噫！文字不能與命爭衡，自古及今，場屋中埋沒多少英雄；若夫躍駿挽疆，立功塞外，正男兒事耳，安事尋章摘句為哉！然非此一激，觀察亦終作彈琴顧影人耳。」這段文字，表面是稱讚觀察妻能以計激其夫振作，使其發揮學識所長，但「文字不能與命爭衡，自古及今，場屋中埋沒多少英雄」，一面抨擊科舉制度的弊端，另一面亦傷感自己命運不濟。

卷七〈鍾馗圖像〉記陸沁香往河南投靠親戚不果，遂在某邑營商，逐蠅頭之利。一夜吟杜甫詩，有狐女慕之而來，與之綢繆相歡數年。陸積資巨萬，欲回鄉。臨行前故意購鍾馗圖像以阻狐女追隨，女果然不敢追隨，無可奈何之餘，痛罵其薄情負義。王韜特借逸史氏名議論：

一狐也，因杜工部詩，則招之來；懸鍾進士像，則麾之去，抑何歟？顧此狐與陸生相處數載，無損而有益，則非能害人可知矣。即攜之歸矣，亦當不失為佳偶，奈何中道棄之哉？金壽門先生固工于畫者，然何通神至是？獨怪彼鍾進士者，不獨能治鬼，更能逐狐，不太勞乎！

⁴² 張志春：《王韜年譜》，頁13。

這段文字最後幾句責怪畫家金冬心和治妖進士鍾馗好人做壞事，「不太勞乎」，意見非常中肯。世人率常嘲笑烟花女子為「狐狸精」，雖然她們大部份為利而活，但其中不少人亦存仁義之心，亦追求美滿愛情。王韜之言，無乃為此輩而發。可惜她們身份卑微，如狐妖般，為常人所歧視，至於所託非人，為所愛之男子負情枉義。遭遇如此，令人憐憫，而追其原始，亦只能委之命運而已！

總之，在王韜筆下，《遁窟讖言》中的人物，無論雌雄，大部份都是鬱鬱寡歡，失意潦倒，能得團圓歡樂以終的，少之又少。這反映了王韜的人生觀，也反映了他流落異鄉、感慨命運弄人的心結。故事主題實是王韜心事寄託。

為能者悲——奇人異士竟流為盜賊或幫閑

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云：「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天下英雄不隱於山，都出來為統治者服務，管領萬邦萬民，這是古代所有聖君賢臣的願望；但是《遁窟讖言》卻有若干篇章寫奇人異士流落江湖，不為社會服務。

卷五〈燕尾兒〉詳記燕尾兒先後從偉丈夫及棗紅兒學，武藝高強，神奇莫測，天下無敵，雖為藩王侍衛，其實無所用於世。王韜於故事末段不借逸史氏曰，而改以慨歎方式，痛心燕尾兒空有一身好本領，然而未嘗為世用：

居久之，辭于王曰：「僕在世間，已有仇怨，業將入山中懺悔，以求解脫。」王許之，遂去。後王死之日，燕尾兒忽至，伏地而哭，淚盡繼血，竟死于側，識者以為屍解去矣。以彼非常之才，飛走倏忽，出沒如神，而未嘗一為世用。其在世又不能斬佞逆，快恩仇，如黃衫、虬髯故事，而徒俛首人下，媿媿終身，豈不惜哉！

卷五〈梁芷香〉寫梁芷香父興元，習少林術，以拳棒名天下。其子芷香棄武學文，公車北上，途中遇盜，梁先勝一人，後卻敗於妙齡女子之手。王韜於篇末慨歎曰：「女子姓名不傳，良可惜也！」如此武藝高強，卻寂然無聞，當然可惜。考其原因，一是生為女身，封建社會根本不容許女子有發展的機會，或淪為綠林或流入平康里巷；二是朝廷政治黑暗，民亂四起，烽火處處，能幹的男人也不一定找到出路，也不一定願意為世所用。生不逢時，王韜之歎，恐怕亦含有此意。

卷七〈白玉嬌〉寫宣聖後裔孔繼欽生有神力，後遇僧智恆，教以內功，戒其慎遇白玉嬌。後來孔生押鏢北上，途中遇少年彈弓手欲劫鏢，與之惡鬥，竟折其兩指，少年不敢去，求為奴。復行，遇女子射彈，孔生敗，乃問是否白玉嬌，並告訴她自己是智恆弟子，白玉嬌云：「後勿復北，再相見，此劍必不肯容也。」此篇充份描寫江湖人士武藝高強，究其意義，只能說是慨歎奇人異士不能為國家出力，只流為盜賊，未免可惜。到底是國家黑暗，取才無方，還是個人遭時不遇，命運偃蹇？可令讀者深思。

卷十〈鐵臂張三〉寫張三善躍，黨羽數千，劫貨無數，捕快束手。其足有黑毛長數寸，恃此捷躍善走。其所溺妓銀寶設宴使醉，盡剃其毛，乃捕之置重刑。這故事有兩點意義：一是奇人異士不能為世所用，只淪為盜賊；二是沉迷酒色，終必為其所害。

卷十〈少林絕技〉寫胡大之師法雲上人，戒其不得為非，胡指天誓日不為非。後家貧迫於衣食，竟入匪盜。伏匿城西塘魚欄，官兵圍剿，仍從容逸去。如此奇人絕技，不為社會服務，竟淪為盜賊，不亦哀哉。

卷十一〈孟禪客〉記左麗雲窮困無聊，因往游杭州，識孟禪客，請教謀生之技，著其卜。左與孟歸家，孟教以逐婢僕，躬自操井臼，後屢助之至富甲一方。一日左出省親，孟捲財而去。後來世亂，左流徙漢口，宿於逆旅。孟來，招至其家，甲第連雲，竟以管鑰簿籍贈左，翩然而去。這篇故事有杜光庭〈虬髯客傳〉的影子，實際上是窮書生的夢想曲，王韜在潦倒無聊之餘幻想有神人化身相助而已。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孟禪客有神機妙算之能、通天絕世之智，其才幹並不下於諸葛亮，竟不為蒼生社稷效勞，祇淪作幫閑人物，且只幫助左麗雲一人，無乃國家之不幸，這樣的事實不是很可惜嗎？

有能力的奇人異士不能為國家所用，最終甚至要淪為江湖人物，反過來為害社群，這是誰的過失？是選拔人才的制度出了問題，是統治者私心無能、阻礙賢能，還是社會保守風氣壓抑奇才發揮所長？王韜與歷代知識份子一樣，利用文學作品，寄託其反省社會問題的意圖，寄託其遭時不遇的哀思。

萬里見聞之背景與書中的時代氣息

王韜是第一個走出中華帝國而自由活動的傳統學人。⁴³ 以此身份在西方上庠講學，王韜也是第一人。⁴⁴ 其足跡不僅遠至歐州大陸，後來也出現於東洋鄰邦。中外交

⁴³ 王韜《漫遊隨錄》卷三〈蘇京瑣記〉嘗記斌椿奉清廷之命遊歷各國事（頁138）。張海林《王韜評傳》第四章「流亡年代」云：「王韜的歐洲之行是中國文化知識精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對歐洲的實地考察。王韜是1867年出發前往歐洲的。在此前一年，中國有總理衙門的滿人斌椿父子隨同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前往歐洲遊歷。但斌椿為官派，且在英國官方色彩相當濃厚的赫德督率之下，活動不自由，所言所行極其謹慎。又由於遊歷國家太多，且前後只有五個多月的時間，斌椿一行對所經之國也只能作走馬觀花式的浮泛了解。……斌椿的遊歷筆記《乘槎筆記》大多是對西洋事物的表面現象的勾勒，而王韜的筆記《漫遊隨錄》則能透過現象觸及事物的根本。」（頁117）王韜《漫遊隨錄》卷二〈製造精奇〉談國家鼓勵創造發明，發明者享有專利，可為一證（頁121）。

⁴⁴ 王韜《漫遊隨錄》卷二〈倫敦小憩〉記「哈斯佛」大書院（今通稱牛津大學）監院特邀王韜「以華言講學」（頁99）。

往，萬里見聞，使王韜對於事物有更深刻的認識。反映在他的筆下，就顯得與時代更貼近，更具備新時代意義。

魯迅評王韜三部小說謂「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實在未能全面反映王韜三部小說的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以《淞濱瑣話》卷五〈龔蔣兩君軼事〉為例，該篇文章乃記龔孝拱和蔣劍人事蹟。龔孝拱是龔自珍的兒子，所學深邃，識滿洲、蒙古文字，彎弓射雲，試馬躡日。與英使威妥瑪交，庚申之役，隨英軍入天津，為人詬病，卒以發狂疾死。王韜對於其才足以興邦，而碌碌無所用於世，顯然深表惋惜。蔣劍人著有《嘯古堂詩集》八卷、《芬陀利室詞集》五卷、《詩詞補遺》二卷、《詞話》三卷，死後二十年賴王韜為之刊刻以行。蔣「雖負奇才，懷大志，而貧困一生，當道知之而不能用之」。王韜在粵時曾向丁日昌推薦蔣劍人，丁奉命觀察蘇、松，遂羅致之署中，繼任者又續聘之，惟未及數年，以老病死。二人一生遭遇略似王韜，看來王韜是借此悼人傷己。魯迅的評語把王韜小說的思想意義過份簡單化了。

再看《遁窟讖言》，雖然書中頗有狐鬼，統計其數，不過32篇。至於寫風塵女子，如果專指妓女而言，只有31篇。以全書161篇計算其比例，兩者均不足全書三分之一。如卷九〈鬼語〉，表面寫殉難宋宮人化為鬼魂出現人間，細考內容，卻有如下數點：（一）慨歎世亂難以自保，汴京之陷，宮人遭劫，而今日「此間行將為墟矣」；（二）慨難世亂，人心各異，「承寵者而自去虜庭，慘遭逼辱，不強如奴輩湛身玉帶河中以清波濯烈魄也」；（三）慨歎人生往往作錯誤選擇：「目今寇氛擾攘，盜跡縱橫，黃巾赤眉，所在皆是，燕齊豫皖，正當其厄，不意猶有貿貿前往者，捨安土而蹈危地。」是王韜寫狐鬼，非止於狐鬼，乃別有寄意焉。

至反映太平天國與清兵作戰的故事，如卷八〈江西神異〉及〈四川神異〉兩篇，乃記守城官兵借神異以增強士氣以破「賊」，嚴格來說屬記事文，無故事情節可言，主要是記清兵與太平軍之間鬥智鬥力。〈四川神異〉述四川總督駱秉璋得關羽顯形空中以指導破賊事。王韜借事議論曰：「此事乃借神力以禱寇魄耳。亦神道設教之一端也。或曰：『是固然矣，但空際顯形，瞻仰如一，非眾人盡出虛詞也。不知宋徽宗之見天帝，必引蔡攸以證同見，則眾口安知其非出於附和哉？明智者當不河漢斯言也。』」王韜實際上是指摘當權者慣出謊言，而下屬則善於附和以惑眾，言下之意是世人應破除迷信。這種一言中的，實事求事的見解，體現了近代學者追求客觀科學的精神。

又卷三〈朱慧仙〉褒揚湖北富家女朱慧仙的節烈精神。朱慧仙為粵寇（太平天國兵）所獲，載之往金陵，隸屬百長館。東賊（東王楊秀清）欲徵女簿書，女百長同情朱慧仙，百計匿之，但最終事發，女百長遭處死。朱慧仙入偽府，欲以砒石置酒中毒殺賊，卻因酒色變，事覺被殺。王韜借上海毛對山之口，嘆曰：「嗟呼！賊陷十餘省，所擄婦女不下數十萬，如九妹者，能有幾哉？至某女以庇九妹之故，殞其軀，則尤士大夫之所難也。」最後一句，特別值得咀嚼細味。女百長能以萍水相

逢之誼掩護女才人朱慧仙，世間卻無士大夫愛惜這位才略可以興邦的王韜，相比之下，那位殞軀的無名弱女更其難得。王韜借題發揮，是在自憐身世，同時亦控訴當時士大夫軟弱無恥，不能抗拒強暴，亦不敢見義助人。

卷一〈傳鸞史〉寫太平天國女豪傑傅善祥的一生梗概，文字在史料與小說之間。傅鸞史之淪落乃迫於無奈，其逃亡則是要自己掌握命運，情況與王韜也有些相似。卷一〈江遠香〉，寫武昌蕭芷鄰為太平軍所擄，隨軍輾轉至杭州。忽然遇見妻子流落至此，妻子勸其逃亡。這涉及離亂男女悲歡情懷，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當代教育有所謂「高分低能」之說，蓋諷刺考試制度只能錄取一些死讀書不能實務之人才。卷五〈魏生〉，記南海魏生兩試優等，頗自傲，然誤入亂塚，為鬼所羞辱，文章詩詞皆不能勝，正是諷刺「高分低能」之輩，為現代思想之先驅。

近代中國政局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盛行，至今不息。卷九〈三元宮僧〉寫珠江三元宮畔有年青僧人喜歡挾諸妓遊樂，云：「僧某年少善歌，彈絲吹竹，無不擅長，好著紅色衣，時與諸妓往來。每逢月夜，輒至妓船品笛，清音嘹亮，時作裂帛聲，幾於水蕩雲流，諸妓無不同聲歎賞。邑士惡之，稟縣驅之出境。」邑中文士討厭僧人放浪行為，竟向官府告狀，要求驅逐這僧人。妓女朱幼才，「素與縣官有舊，而僧亦與相稔。是夕聞信，以閩中銀花一枝，贈朱為插鬢，洩其說項，竟將差票吊銷」。也就是說，憑錢財和人情就可以影響司法制度。這當然有問題，惟王韜想得更深，云：

竊謂僧固非矣，顧妓船而泊於菴前，非地也，獨不當驅之他適乎？何諸君之嚴於責僧，而獨寬於責妓？夫僧不過少數根頭髮耳，其飲食男女，固無殊乎人也！鳩摩羅什一交而生二子，豈無情者哉？其吞針亦幻戲者流耳，何足重？而世乃稱之為聖僧活佛，豈值一噓？

這番議論，不獨倡議人類天生平等，其人權思想亦呼之欲出。僧人也是人，你能冶遊，何故我不能冶遊？何況你們在我庵前作樂，是你們影響我靜修，侵犯我權利在先。至引用鳩摩羅什合婦生子之史實，更是維護平權之絕例。二十世紀末葉，人權思想高唱入雲，王韜之見解何其先進！所謂西方現代精神，亦不外乎此。

這類作品皆深具時代氣息，反映時代精神。將《遁窟謠言》與同時代而稍晚出現的《夜雨秋燈錄》⁴⁵一比，後者顯揚時代氣息的故事篇章明顯少得多。

明清時代，西洋器物與人文習俗已逐漸流入中華，如鐘表與吸煙之類。鴉片戰爭之後，西洋風物流傳中華的更多，王韜筆下亦反映此種時代風貌。

⁴⁵ 宣鼎：《夜雨秋燈錄》（與《夜譚隨錄》同本；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宣鼎，安徽天長人，其書成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卷二〈檸檬水〉寫寧波占卜者申上達遭老千使用西洋人所製檸檬水麻醉，盡失所有。卷三〈黑白熊〉言及西洋火器「烏槍」，「槍制特巨，異於尋常，有若小炮然」。而卷十一〈范遺民〉記比利時國安抵爾海口國王行宮中之無手畫師。同卷〈海島〉謂「香港有徐氏子恩平人」，往金山途中迷路，得雌猿拯救，並發生人獸一夜情，其說有唐人小說〈補江總白猿傳〉影子，背景卻是香港割讓英國之後事。

卷四〈翠駝島〉寫吳門鍾生至好望角異國之地，乃遇漢裔王談經論禮，痛罵八股，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故事雖模仿陶淵明〈桃花源記〉，惟「好望角」之地名恐是王韜接受新時代地理知識所得。至卷十二〈島俗〉所記之奇風異俗，則或影射夏威夷島。

前引卷九〈雙尾馬〉既反映了王韜處於新時代，在接觸新事物時具有敏銳的觸角，特意把奇人奇物寫進作品中，同時也顯示王韜面對西方那種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能夠深刻反省，在認同之餘，對於傳統做法開始產生懷疑，也許還欲婉轉暗示：這封閉愚昧的社會應該考慮改革開放了。

仿《聊齋》背景與議論辦法之伸延

《雞窗瑣話》原是王韜年青時練筆之作，早年模仿《聊齋志異》的意欲與痕跡昭彰。〈《遁窟讖言》自序一〉亦提及「淄水留仙，編成異史」，並不否認自己模仿蒲松齡。但中年經歷世變，做法有了改變，似不想單純模仿。如前所述，《遁窟讖言》書中狐鬼比例甚少，及「異史氏曰」的形式所佔比例亦少，可見王韜並非亦步亦趨，似乎很想闖出一條新路。

蒲松齡《聊齋志異》的「異史氏曰」類似於《史記》的「太史公曰」，是其書一大特色。後來仿之者，亦以此為其書之標誌。如曾衍東《小豆棚》「七如氏曰」、⁴⁶ 閑齋氏《夜譚隨錄》「蘭巖曰」、⁴⁷ 王韜《遁窟讖言》「逸史氏」、宣鼎《夜雨秋燈錄》「懊農氏曰」，⁴⁸ 都成為《聊齋》仿書系列的胎痣。馬瑞芳《聊齋誌異創作論》第十三章「客觀世界向主觀世界的過渡——「異史氏曰」在聊齋中的地位」，評蒲松齡筆下「異史氏曰」的藝術魅力說：

⁴⁶ 如《小豆棚》卷三〈冬烘生〉篇末「七如氏曰：冬烘生一生行誼，……猶令人神往於函丈春容際耳」（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40）。

⁴⁷ 如《夜譚隨錄》卷一第一篇〈崔秀才〉結篇即有：「蘭巖曰：富貴則趨附之，……良可愧也。」（頁283）

⁴⁸ 如《夜雨秋燈錄》卷一第一篇〈青天白日〉，「懊農氏曰：昔披裘人云：……四字于座右」（頁8）。

一百九十四篇「異史氏曰」是《聊齋志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既有激動人心的感情力量，又有感染讀者的藝術魅力。在寫法上一般有如下特點：其一，多夾敘夾議。其二，文采斐然，甚至於往往文采高出于正文之上。……這類文字常常如大江奔流，不計東西，熱情洋溢，亦莊亦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⁴⁹

王韜《遁窟譚言》書中「逸史氏曰」數量不多，議論內容亦不及蒲松齡的豐富精警。王韜其他兩本小說，除偶見《淞濱瑣話》〈李貞姑下壇自述始末記〉有「天南遁叟曰」作結，⁵⁰也罕見此等風貌，似不再模仿《聊齋》。

不過，王韜自有其較自由的議論方式。《遁窟譚言》首篇〈天南遁叟〉最後一段以「贊曰」結束，是模仿班固《漢書》。卷一〈奇丐〉、〈江楚香〉、〈江遠香〉、卷二〈月嬌〉、卷三〈珠屏〉、〈骷髏〉、〈趙碧娘〉、卷四〈鄒蘋史〉、卷五〈巫氏〉、卷六〈汪女〉、卷七〈陳玉如〉、〈鍾馗畫像〉、卷八〈姚女〉、〈林素芬〉、〈葉芸士〉、卷九〈余仙女〉、〈石崇後身〉、卷十〈蓉隱詞人〉、卷十一〈范遺民〉、〈李甲〉、〈竊妻〉共二十一篇以「逸史氏」作評結篇，固可以說是模仿《聊齋》，亦未嘗不可以說是直追《史記》。此外，卷三〈陸芷卿〉以「吁」歎代論、卷五〈周髯〉以「嘲之者曰」代已評、〈燕尾兒〉篇末終結時慨歎「豈不惜哉」、〈李芸〉以「或云」發議論、卷九〈三元宮僧〉有「竊謂」、卷三〈朱慧仙〉及卷十二〈于素靜〉皆藉「嗚呼」發端而論，如斯之類皆屬變體，即贊曰、論曰、太史公曰、異史氏、逸史氏曰之流裔，雖形式不同，意義則一。篇幅所限，以下僅舉數例以說明。

首先是通過「逸史氏曰」的標記議論。卷十〈蓉隱詞人〉主角是翰林吳之芳，吳未第時家貧，擬向姑母借錢赴省考試，尚未開口，姑見而輕之，即辭歸。姑失釵，疑其所盜，使婢召之誚嚷。吳憤憤不平，友人知之，集金助之赴試，竟連捷授翰林。吳告假歸里，途經上海，於乩壇遇蓉隱詞人，問釵何處，告以其釵原為鼠銜去，仍在承塵中。既歸，於是告詞人所言，果然。王韜藉「逸史氏曰」云：「士當未遇時，庸夫愚婦，每易而侮之，故大丈夫貴于能樹立也。如吳君者，非一激之力，則安能至是哉？」這篇故事的題目和議論都有問題。主角是吳之芳，其次是其姑，蓉隱詞人只是過客，偶然揭破真相而已。當然，吳能洗去沉冤，全靠蓉隱詞人扶乩決斷所得。如果不是這樣，其姑也有可能將來清洗地方時得之於承塵，使真相大白。題目作「蓉隱詞人」，乃轉移了問題視線。其次是「一激」，果能使大丈夫樹立乎？其實未必，偶然之機會使吳之芳洗脫嫌疑，但更多的情況是無法洗脫。若

⁴⁹ 馬瑞芳：《聊齋誌異創作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83。

⁵⁰ 王韜：《淞濱瑣話》（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309。

非失物者乃其姑，他人恐怕早已報官而使吳之芳遭桎梏慘死獄中。一激使吳君成名，這並非常理。這段議論之後半部既令人如此懷疑，則其前半部是否更有推敲價值？「士當未遇時，庸夫愚婦，每易而侮之」，這才是人間常見情況。王韜議論之重點，可能在前而不在後。王韜以「逸史氏曰」議論的內容，一般都莊重嚴肅，較具深意。

其次是以「嗚呼」開始，接以議論。如卷三〈朱慧仙〉，王韜借毛對山語而發議論。又如前引卷十〈素馨〉王韜云云，其重點不在反省人生世相，故僅以「嗚呼」帶出其想法。

偶以「贊曰」議事。開卷一篇〈天南遁叟〉借日本人八戶宏光順叔之口囑其友「撰次始末」，並附以「贊曰」云云，等於是自己剖白心事。「贊曰」本班固《漢書》體例，王韜並不輕易模仿，僅於自傳式篇章〈天南遁叟〉借用一次，於此可見其心中對《史》、《漢》義法，特別恭謹而慎用。

此外，亦有不據上述三法而議論的例子，如卷十〈石朝官〉，記錢家姊妹「見牆外藤蘿敷花艷麗，采而玩之，嘗其花心之露」，結果其姊胎崩墮，而其妹雖未字，然已「腹遂敏歆」。⁵¹ 妹告乳媪，媪之妹為尼，足智多謀，乃用計，詐作宅西墓中石翁仲為祟，以遮瞞之。此故事寫比丘尼與鄰居農家妻皆熱心助人，王韜於篇末云：「夫錢母因輕信仙佛，故此尼得行其計，然用其計而全人閨闔，尼亦不可多非也。」讚揚尼姑之外，對於錢妹之行為似有微詞，所謂「全人閨闔」，真可圈可點，言中有言，而「藤蘿敷花」使人聯想到古詩〈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結果遇到登徒子之使君要勾搭她。這裏似乎意味著錢氏妹與人有曖昧之事，因而有孕，全賴尼姑機智，得以隱瞞。但「尼亦不可多非也」，「多非」是「嚴加指責」之意，此語貶中有讚，謂年青人一時失足，不妨給予機會重新生活也，尼姑與鄰人妻亦算積德矣。

王韜從「異史氏曰」轉為「逸史氏曰」，因循之外，王韜毅然另闢途徑，並非一成不變。

⁵¹ 「敏歆」二字似不應連讀。案《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鄭玄《箋》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據此應斷句為：「履帝武敏，歆。」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認為鄭玄之解釋乃本自《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卷二五，頁872）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釋曰：「歆，動也，猶驚異也。」（頁190）揣王韜之意，似以「敏歆」謂胎動也。

結束語

《雞窗瑣話》為王韜少年試筆之作，而《遁窟謠言》乃囊括《雞窗瑣話》並增補王韜在香港所寫故事，其每篇平均字數不過千。⁵²與《淞隱漫錄》及《淞濱瑣言》比較，《遁窟謠言》各篇只及後出二書各篇故事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而已，除字數少、篇幅短而外，故事情節亦較簡單，內容不及後出二書複雜。書中涉及粵地之人物、事物，故事篇章可能構思、撰寫於香港，是香港文學早期之作。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帶有一點港、粵色彩。

王韜一生遭時不遇，中年流寓香港，悲憤哀歎，是以其書屬言志之作，以慨歎命運弄人來寄託自身境況。《遁窟謠言》當中有若干篇章乃記述歷史、地理或傳聞，其性質或重點屬記事文，如卷八〈江西神異〉、〈四川神異〉兩篇，卷九〈苗民風俗〉、〈雙尾馬〉兩篇，以及卷十二〈島俗〉一篇等，從廣義角度來說固可稱之為傳統街談巷語小說，但不符合現代小說定義，王韜重視其異聞異事，有其警世託意目的。

近代名人邱菽園(名焯菱[1874–1941])，長期留居新加坡，新馬華僑視其為文化先驅聞王韜卒，輓曰：「看花海上，載酒江頭，人到中年知後樂；嘔血囊中，修文地下，我從大集遇先生。」⁵³邱菽園自言輓聯所寫，「或謂頗肖其平生也」。邱氏《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六評王韜云：

遯叟筆卻不高，然記性過人，家有藏書隨意寫求，多鮮彩之作。中國文士到歐西者，惟君為先；與西士遊處，亦惟君為眾。《弢園文編》、《尺牘》，論時務有見到語；《普法戰紀》，敘外洋事亦實在；《瀛壖雜誌》、《海陬冶遊錄》明麗處自足動人；《淞隱漫錄》已流入庸庸一路，老手頹唐，知其不免(此書又名《後聊齋志異》，乃書賈妄更名目，以圖漁利，與作者無涉)；《漫遊》、《隨錄》，多追憶之詞，所誌南洋各島，惝恍迷離，語盡失實，無足取；《火器說略》亦嫌稍舊；《蘅華》詩集，家數自小，能知用意，近體艷情，時見佳句，惟好山水，大題目載不起耳。餘集尚多未見，未便置喙。⁵⁴

如此評價，大致中肯。惟《遁窟謠言》疑為邱未見之餘集，不知是否也把該書與《淞隱漫錄》同列「庸庸一路」？邱氏以「鮮彩」二字評價王韜，無論就內容抑文筆，若專

⁵² 各篇字數統計，可參考游秀雲《王韜小說三書研究》附錄三「《遁窟謠言》分析表」，頁295–301。案《遁窟謠言》卷十一〈孟禪客〉、〈綠芸別傳〉、〈艷秋〉、〈瓊仙〉，卷十二〈趙四姑〉、〈天裁〉、〈鵲華〉、〈陸書仙〉、〈懺紅女史〉、〈于素靜〉等篇，篇幅明顯較長，內容豐富，故事情節比以前諸篇複雜，與《淞隱漫錄》、《淞濱瑣話》的風格接近。

⁵³ 《五百石洞天揮塵》，《續修四庫全書》本，卷六，頁13。

⁵⁴ 同上注。

指《遁窟讖言》，亦甚恰當。王韜古文根基雄厚，編撰《普法戰紀》風行中外，甚至因為該書而獲邀往遊日本：「出面邀請王韜訪日的兩位日本東道主，即《郵便報知新聞》主編栗本鋤雲和修史局一等編修官重野成齋，都是讀了《普法戰紀》以後，仰慕其作者，才發起邀請王韜訪日的。」⁵⁵評者謂該書「不僅是描寫外國歷史和當代戰爭的史書，而且其文學色彩也很濃，本身就是優美的駢散相融的文字」。⁵⁶王韜以此古文根柢編寫故事，實輕而易舉。蓋「鮮彩」二字，「鮮」專就題材與內容而言，其中有大異於前人者，亦有略異於前人者，然總能浮現王韜某些個人特色；「彩」即以繪描山水人物觀之，淺淺數筆，略不經意，不但鶯聲笑語、媚目傳情，而且花木生春、川原在眼。

⁵⁵ 詳見王曉秋：〈王韜日本之遊補論〉，載《王韜與近代世界》，頁395-408。

⁵⁶ 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13-14。

The Background of the *Dunku Lanyan* and Its Features

(A Summary)

Wong Juen Kon

When he was young, Wang Tao (1828–1897) wrote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entitled *Jichuang suohua*. Based on this work, Wang Tao wrote about 40 more stories and compiled them in a new collection in Hong Kong before it was published as a book in Shanghai in 1875 under the name *Dunku lanyan*. Lu Xun commented that the *Dunku lanyan* was about prostitutes and abnormal women, so the nature of the book may be considered as a work in the category of *yanhua fendai* (the circle of prostitution and female). Actually it is a book revealing Wang's own thoughts; Wang Tao told the readers about his unfortunate experiences via his stories. Comparing with other short story books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like the *Xiao doupeng* and the *Yeyu qiudeng lu*, we may find that the *Dunku lanyan* contains much more expressions of Wang's modern thought.